

二、林石張（tjivurangan家名Tjaugadu）

三地門鄉德文村

家世背景

我是民國三十一年生。我的名字叫tjivurangan，我父親是uliun，我們家的家名是Tjaugatu。母親suiniu婚入Tjaugatu家。

德文全村叫做tukuvul，分為幾個聚落。我們這個聚落叫做kalis，上面是paupaul，下面聚落是kalanguzan（真的在下面地方的意思）。下面有兩個聚落tseputsepu，和村口的叫做kunilini。這裡算是中間，上面叫做pagelu，下面是kaumaqan。最早在德文這裡成立村落者是來自霧台的人，他和大社的人結婚，之後從大社來到這裡成立村落……，直到lilau（tjiluvekan）結婚了，那裡才被稱做kaumaqan。那位和大社人結婚的霧台人因為和他的大社親戚過來德文，所以我們就被認為是來自大社的人。

我們karis聚落是德文村第八鄰，我們的大頭目在青山。老人家告訴我的說法是：當初因為德文村這裡有很多頭目，於是我們想遷移，想遷移至kalapav，就是賽嘉過去的平地，現在那裡都是住平地人。那時老人家還未尋找到遷移的地方時，青山村的大頭目聽說我們要離開德文到平地去，他就出現在我們臨時停留的地方。當時他手上戴著傳統原住民的手環，於是他將手環拿下來，送給我們karis的人。他的名字叫做varaluvai，家名是Rurauram，也就是王慶林牧師的爸爸。那位大頭目就吩咐我們搬至現在我們所住的地方，以前這裡是空地。

我們Tjaugadu家是這裡頭目的daulep。所謂daulep就是頭目結婚時他們會將部份物品（例如和外村的人結婚會有像鐵耙、大鍋子這樣的東西，還有糕avai及帶來的肉之類）分給我們；頭目若要到別村，我們是專門幫他們提背袋的人。村子裡若有人要結婚，男方給的東西lagarau都必需經過我們這裡。lagarau是女孩子用的，是在結婚時做的放在頭上有小辣椒的頭飾。這是過去老人家制定好的

習俗(kakutan)。或許當時頭目認為我們這家是比較合適就讓我們這一家擔任這事，而且這daulep身份也不會再改變，雖然我們家現在比較貧窮(或者人口不多，mapulu)，也許頭目想換其他人來做這樣的工作，但是他們不可以隨意更改，這樣的工作是世襲的。如果說我已去世了，就由我們的孩子來接替。這邊最大的頭目是Vavulengan家。daulep也就好像是保護頭目的仕衛。德文全村有五家daulep。但kalis這一個聚落就只有我們這一家是daulep。我們家是平民atitan。這邊的平民叫做atitan，不叫tjalalak。只有比較是接近頭目的叫做tjalalak a mamazangilan。他們說只有平民可以當仕衛daulep，那貴族是不能當仕衛的，那樣的話會爭吵。我們算是平民(atitan)中帶領大眾、安排大眾事宜的人。通常他們會聚集到這我們這裡來討論工作事項、怎麼做才好等等。也可以說是藉著我們來和頭目交談、對話和幫助頭目。每一個村落都有其貴族頭目，他們有權去採一點人家所種的農作物，但不是全部，但別人絕不能採收頭目所種的東西，否則一定會受到重罰。

成長經歷 **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**

學經歷

我是老三，我之前有兩個姊姊，後面是弟弟、再來是妹妹。我唸國小三年級時，我的父親就在蓋房子，那時已經是國民政府了。我應該是在我母親的哥哥去日本時出生的，所以可以說我有經歷一點日本時代。等到母親的哥哥回來時我已經會爬、在學走路了。等我父親蓋完房子，我便畢業了。我一直跟著他們做事，主要是照顧我們家的牛，而我的父母親做田裡的農事。我們很少吃白米，大多是吃地瓜。

我從小就跟我的父母一起上山工作。成為青年服務隊後我就開始參與打獵活動。通常去打獵大都會走五趟：到那裡兩趟，又一趟去放陷阱，再一趟去拿收穫物。若是收穫比較多，我們會過夜在那裡煮食東西。有時長達一個禮拜，也可以三天。這就是當時父母還在人世，我和他們一起做事的情形。父親若獵獲了兩隻，我就會獵到一隻。父親三隻，我則二隻，父親五隻我則抓四隻，我不可以超越我

父親的成績。父親生病之後，便只剩下我一個人前去打獵、看陷阱，那時我十八歲，而當時和我一起去的是我父親的兄弟。父親死後，我便放棄了打獵，開始做輪工的工作，當時我們輪工的價錢只有十五元。我們從十五元開始做，然後三十元。三十元的行情時，我大約有二十幾歲了。當時的工作是砍木柴，當時我們就砍下來、捆起來再抬到卡車裡，是要做成木炭的。我大約能抬八百公斤，這樣就已經很重了，但像三十幾歲的壯年人，他們的記錄大約是一千兩、三百公斤。不會有朋友們合夥做，大都是單獨一個人在做。當時我就是這樣跟著大家一起做事的。

我的快樂是大家都很喜欢我，像如果我的朋友們結婚，大都會找我當伴郎（朋友、qali），我會為他們唱歌，因為我會一點歌唱。以前找女朋友（kisutju）時，都會有男有女，大家會彼此對唱。我也都會參與跳山地舞，我們可以跳三天、四天也不用睡覺。

我的雙親都很會唱歌，我們去山上工作時都一直在唱歌。若有人結婚時，我也會跟去唱歌。我會唱唸傳說故事（mirimiringan），是跟爸爸學的。爸爸很會啊！爸爸說著說著我們就會睡著了。

結婚

我三十歲時結婚。太太是下面kaumaqan聚落的人。我結婚時我並沒有錢，當時我結婚的花費不到五千元，大約只花了三千多塊錢，而那時別人結婚已經需要一萬多塊錢。我們結婚之後，很快就懷孕了，我們夫婦兩也很努力地上山工作。就是挖木薯啊！那時我們也有牛，我們都運送回家。到了我的大女兒稍微長大，我們便買了摩托車，那她尚未婚的姑姑就在家裡照顧她，我們則是輪工啊、採草藥啊、買摩托車。我還能說什麼呢？我們蠻貧窮的。

我們母子所走過的路都很孤獨、很辛酸（na mapulu）。我父親死時我還沒有結婚，當我生一個女兒時我母親也去世了。母親去世後隔一年我再生了第二個女兒，我們現在有兩個孩子。我比較晚婚，我三十歲結婚。我太太叫做udanl，她是Kazangilan家的人，她的父親是amed，母親是langav，但是父親已經去世了，母親還在世。

我有兩個女兒，老大已經做事了，但是二女兒還在學校。結婚之前我們也做事，一結婚我們就開始做我們田地的整地工作。我們都在田裡過夜，因為離家裡蠻遠的，沒有辦法來回。當時我們沒有錢買摩托車，我們是用走的，那時我們還住在比較舊的房子。

我們家的經濟比較結拒。以前工作的收成總是不太好，雖然花了很多時間在工作上，但是並沒有收到相對的收穫。這一點比較令人難過。

學吹笛

吹口笛 (paringed) 是我的興趣。我國小畢業約十三歲時就很欽羨人家會吹笛，回家後就叫爸爸幫我做一個。家裡的大人會吹，因為常常聽，所以我就邊聽邊學吹笛。但當我們不會時，我們會害怕、會不好意思找父親。父親幫我們做了笛子之後，我們就會帶出去找表兄弟的父親，或者是找其他會吹奏的老人家教我們。然後，我們才吹給自己的家人聽，他們也才會說對了，這樣就吹對了。這就是向自己家人學習的難處，他們總會要求我們笛子做好了就要會吹，不會吹就會被罵。以前的老人家幾乎都會吹笛，可是到了我們這一代就比較少人吹奏了。在我的同輩中，我應該可以算是吹奏得比較完全的，另外還有兩、三個人會吹奏。我差不多一年就學會全部的笛子曲調。

我們學吹笛主要是為了長大一點時要帶笛子出去找小姐。國小畢業時是跟著年紀比較大的人一起去拜訪女友 (kisutju)。我們年紀還小時只能坐在後面和邊上。我們吵鬧時，就會被罵說安靜點！等到我們長大了，就變成我們要去找女朋友 (kisutju)。

關於笛子

口笛叫做palinged。我們以前離開自己的家要去找女朋友時吹一個曲調，到了小姐家門口為要叫醒女孩子吹一個曲調訴說我們的思念，接下來用笛子述說我們的心情時吹一個曲調，拜訪女家之後，要回去了，再吹一個曲調，好樣在述說：a-i-希望我們明天可以再見面。

德文還有九人會吹口笛：杜明達、劉石頭、劉惠紅、蔡清吉、呂秀雄、林石張、劉惠紅、余慶貴（但是他已經生病了），還有蔡清吉。

做笛子的竹子不可以隨便拿。山谷的竹子比較好，但這種竹子不好找。

以前這個笛子主要用於追求女朋友。還有在有人死亡時可以吹奏，是代表哭聲。譬如人死時有女孩子在哭時有人在旁邊吹笛。可是像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已經不會這種以前的習俗了，我們只用在追求女朋友。找女朋友和去喪家吹奏的曲調不一樣。如果有人去世而你吹奏追女朋友時的調子，這樣不太好。但我不會吹死亡時的調子。

找女朋友時吹的調子可以一樣，只有我們的心才有所不同。吹笛時我們一定是在想要對女孩子說一些話。口笛palingd不是為了追求快樂而使用的。那個吹出來的感覺是samiling。如果心情很快樂時吹palinged，人家會覺得你吹得不好。samiling的意思是指我們的思想一點都沒有邪念，精神很專注（na minseg a tja varhung），也就是說心裡只有想著追求女朋友的意念。samilin⁹是悲傷（na kipaula a varhung）的感覺。如果我們很驕傲、輕浮時，我們的心情不會靜止。

以前進到女孩子家裡面沒有一直吹，我們也可以唱歌，也可以談話。不是只有小姐一個人在家，還有她的父母親、也有女孩子的好朋友們在啊。家境較好的男孩子都要用zinauran（披風）蓋著膝蓋。較不好的就用隨便的類似衣服的dapez來蓋著。如果來追求女孩子的男孩子是三個好朋友，那麼他們可以同時用一個zinauran來蓋腳。

我以前聽過老人家用鼻子吹奏，用的竹子較粗。用鼻子吹比較難。我們以前很少用鼻子吹，是不得已才用鼻子吹奏笛子。如果我們去找女朋友時，我們會不好意思用鼻子吹奏笛子。在家裡練習而嘴巴受傷時，我們就可以用鼻子吹奏。

我有聽過父親唱唸關於口笛（palinged）的傳說故事（mirmiringan）：有一對父子，在種小米的季節時，他們必須要到田裡去趕小鳥、看顧小米田。但是每當父親吩咐兒子去做一些事情，這個兒子總是說等一下，我要去田間小屋（為看守小米所搭建的小屋），而不做父親所吩咐的事情。到了中午，父親就很生氣地對他說：你怎麼回事，已經中午了，你都還沒有做什麼事。於是兒子就去挑水。這時在家的父親為了要氣他的兒子就將兒子的笛子當材燒了。因為笛子並沒有燒

盡、燒完全，當兒子回到家時，看見了笛子的殘骸，他非常的難過，心想：為什麼爸爸這樣對我？他就拿了父親的斧頭vukav到芋頭田裡去，將vukav插在田裡。在離家之前兒子就請母親轉告父親，要父親去芋頭田裡除草，此時的母親並不知道兒子心中的難過。之後兒子就請母親轉告父親要父親去芋頭田裡除草，那時母親並不知道兒子心中的難過。之後父親就前去田裡，準備打開用葉子蓋著的芋頭。結果一打開，先前兒子所插的斧頭vakav就變成了百步蛇而將父親給咬死了。

這個兒子就走到別的村落，每走到一個部落就問頭目是誰。他到第一個村落時問到頭目名叫makulililili，他就將makulililili給殺了。又到下一個村落，他又將第二個村落的頭目sapulengan給殺了。於是其他村落的人都想殺他，但是沒有人可以傷得了他。據說他的力量之大是大到即使他左手邊有一百人，右手邊有一百人，照樣可以打敗所有人。可是最後他到了一個村落，他問一個玩耍的小孩當地的頭目是誰，小孩回答說是wakai，而這位wakai是他所喜歡的人。後來有一位很老很老的人出現，這位年輕人就拿長矛請這位老人將自己殺了，於是這老人就將他殺掉了。

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